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俄汉语对比研究

张会森 主编

下 卷

- 俄汉词汇对比研究
- 俄汉成语对比研究
- 俄汉修辞对比研究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汉语对比研究. 下卷/张会森主编. —上海: 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ISBN 7 - 81095 - 044 - 4

I. 俄... II. 张... III. 俄语-对比研究-汉语
IV. ①H35②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2375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总机) 65422031(发行部)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_____

印 刷: _____ 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字数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月第 版 2003 年 月第 次印刷
印 数: 册

书 号: ISBN 7 - 81080 - 571 - 0/H · 000
定 价: 0.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序

张会森

《俄汉语对比研究》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批号: 96AWW007)。

1996年我申报这一课题是出于以下想法: 对比语言学是20世纪后半叶语言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我国的俄语与汉语的对比研究自50年代开始, 70年代以来愈益发展与繁荣, 已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 但还没有出现一部比较系统、全面、深入的俄汉语对比研究专著。已出的几本俄汉对比方面的书, 从内容广度和理论深度上都还有待加强。我们应写出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 既有理论深度, 又有翔实语言事实, 能反映和代表我国当代俄汉语对比研究水平的大型专著来。这部专著应能很好地揭示俄语和汉语的特点(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 有助于我国俄语和汉语的研究, 推动我国对比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

为达到上述目标, 我们采取了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集中优势兵力, 联合作战”的方式(这也是当今科学研究的一种逐渐兴盛的工作方式), 以黑龙江大学为中心, 吸收国内兄弟院校俄汉对比研究力量, 组成课题组。参加这一课题的有黑大、北大、上外、北外、华中师大、首都师大、哈尔滨师大、河北师大等高校老中青学者(其中博士生导师4名, 教授10名, 另有几位有博士、硕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他们负责撰写的题目都属于他

们多年研究、颇有建树或心得的领域。几位青年同志参加这项研究工作,在师长的指导下,出了成果,得到了切实的科研锻炼。

由我主编的这部集体性专著,约 80 余万字。内容包括:

- 1) 绪论;
- 2) 俄汉语法对比研究;
- 3) 俄汉词汇对比研究;
- 4) 俄汉成语对比研究;
- 5) 俄汉修辞对比研究。

本成果就其规模之大、内容涉及面之广而言,无疑是国内外(我国和俄罗斯)空前的,填补了国内外语言对比研究的一项空白。就具体各编而言,无论是语法对比部分、词汇对比部分、成语对比部分还是修辞对比部分,都自成体系,其内容广度、理论深度都超越了迄今已有的同类著述。本书很多题目在国内外都是新的;有的题目我们之前已有人做过,但本书都有新意,有新的内容,绝无重复之嫌。

我们这部《俄汉语对比研究》是属于理论对比语言学著作,它除了描述俄汉两种语言的异同,同时还从理论高度加以分析,注意揭示两种语言的本质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它所进行的对比是双向的,即两种语言相互平行对比,互为出发语与目的语。

本书属于双向对比性质。书名叫作《俄汉语对比研究》带有一定的约定性,并不意味着俄语→汉语或汉语→俄语,实际上是俄语⇌汉语。书名也未尝不可称为《汉俄语对比研究》或者《俄汉/汉俄语对比研究》。这项课题是主要从事俄语教学与研究完成的,称为《俄汉》带有某种心理惯性。在具体问题的

研究上,我们可能先从俄语入手,也可能先从汉语入手。我们希望本书既对搞俄语教学与研究的人有帮助,同时对从事对外俄汉语教学与研究的人也有用。我们当然还希望本书对汉语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所裨益。

语言对比的根本任务在于揭示所对比的语言的异同之处,揭示两种语言各自的特点。一种语言的特点要通过与另一种(些)语言的比较才能认知。近些年来国内汉语界特别重视汉语特点的研究。在研究汉语特点方面,俄汉语对比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研究汉语特点的论著,大都是以汉英/英汉对比的材料为依据。但英语和汉语相近,这就使得出的结论有很大的局限性。通过俄汉对比,我们匡正了国内学界根据与英语相比较得出的有关汉语特点的一些结论。通过与俄语的对比,我们发现我国学界所经常提及的一些汉语特点是不能成立的。

问题不只在在于摆事实。对于语言现象如何认识、阐释,古今中外历来有不同的观点,这是正常的,需要学界不断的探讨。应该说,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汉语在这方面问题尤多。我们对俄语和汉语进行对比,必然要涉及对相关问题的看法。科学研究,不能无条件地采取“从众性”原则。本书作者们必然要参加到理论探讨中来。我们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和汉语界流行的看法可能不同,希望能供汉语界同仁参考。

已故高名凯先生在《汉语语法论》中说过:“因为有了比较的研究,才让我们知道在一般语法结构中哪一部分是一切语言共有的,哪一部分是各语言所不同的,而汉语语法的研究也不会发生所谓太西洋化或太中国化的毛病了。”语言有共性,有个性,忽视哪一方面都是不正确的。汉语研究固然要重视汉语的

特点,但应重视国际语言学的共同财富,在理论、方法、术语上要吸收国外语言学的成果,不能片面强调、坚持自己的一套,否则我们就无法与国际接轨,也无法进行对比研究。当然,汉语有其特点,国外以印欧语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语言学理论、术语有的不能解释或适用于汉语,我们也不能“削足适履”。我们通过对对比研究指出它们的缺陷,或加以修正或提出自己的理论、方法、术语,那也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愿和汉语界同仁共同努力。

尽管《俄汉语对比研究》这部书所涉及的问题的方面和数量,在国内外俄语和汉语对比著作中是最丰富的,最多的,但就我们所涉及的语法、词汇、成语或修辞领域而论,由于时间、篇幅、研究现状等条件所限,仍有不少问题和方面没有得到对比和研究。我们希望在之后会有更多的学人投入俄汉语对比研究,使俄汉语对比研究在本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丰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部《俄汉语对比研究》只能说是我国俄汉/汉俄对比语言学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成果”。

对比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部分,它总是随着整个语言学的发展而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语言研究逐渐由语言系统、结构的研究转向对语言使用的研究,即研究“运作中的语言”(“язык в действии”)。《俄汉语对比研究》不只分析俄汉两种语言的各种单位本身的特征,还特别注意指出它们在使用上的特点。但是语言实际使用的规则一部分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规则,另一部分则是言语规则、社会言语习惯规则或社会文化规则。操不同语言的人在相同场合表达方式上差异随处可见。这里就有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D. Hymes)所说的语言使用的“社会规则”,或者用维日比茨卡娅(А. Вежбицкая)的说

法,“文化规则”。《俄汉语对比研究》对于非语言系统本身制约的语言运用规则涉猎还不够充分。我们计划将来搞一部《俄汉语文化语用对比》。

本书是十多位作者撰写的集体性专著,行文上可能显露出某些个性。作为主编我在文字上并不强求完全一致。各编大致统一就可以了,我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内容上。各章内容由于题目不同、内容不同,可有长有短,不像教科书那样要求量上的均衡。本书不是相关问题的论文集,各编各章相互关联,尽管各章都可独立成文,但内容和形式上的内在联系使它们浑然成为一统。

我们学识水平有限,书中一定会有不少缺陷甚至谬误之处,期待着方家指教。

最后,我们衷心感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和完成这项研究工作;我们衷心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们这项成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发展我国的学术事业,重视社会效益,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这种精神令人称赞。

2001年3月15日

写于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目 录

第二编 俄汉词汇对比研究

- ◇ 俄汉词汇对比引论 ◇ 郑述谱 (3)
- ◆ 词素层级的静态对比 ◆ 林春泽、郑述谱 (11)
- ◇ 构词的语义问题 ◇ 郑述谱 (31)
- ◆ 词义层面的对比 ◆ 郑述谱 (64)
- ◇ 词的语义结构的对比 ◇ 郑述谱 (85)
- ◆ 词汇 — 语义群层面的对比 ◆ 归定康、吴哲 (111)
- ◇ 结束语 ◇ 郑述谱 (186)
- ◆ 主要参考文献 ◆ (191)

第三编 俄汉成语对比研究

- ◇ 俄汉成语：概念、本质和范围 ◇ 刘永红 (197)
- ◆ 俄汉成语结构上的特点 ◆ 刘永红 (219)
- ◇ 俄汉成语语义特点及对应情况 ◇ 刘永红 (243)
- ◆ 俄汉成语语体上的特点 ◆ 刘永红 (253)
- ◇ 谚语 —— 民众智慧的宝库 ◇ 黄苏华 (261)
- ◆ 俄汉谚语修辞特点的对比 ◆ 黄苏华 (271)
- ◇ 汉俄成语与宗教 ◇ 宋传伟 (278)

◆ 主要参考文献 ◆ (290)

第四编 俄汉修辞对比研究

张会森

◇ 导论 ◇ (295)

◆ 比喻(隐喻和明喻)◆ (314)

◇ 否定式比喻(“反拟”)◇ (326)

◆ “众多”的隐喻表示法对比 ◆ (332)

◇ 借代 ◇ (339)

◆ 委婉 ◆ (346)

◇ 色彩和颜色词的使用 ◇ (353)

◆ 俄语特有的表情手段:带主观评价后缀的名词 ◆ (379)

◇ 俄汉语带主观评价后缀的形容词 ◇ (389)

◆ 数词与修辞 ◆ (392)

◇ 量词与修辞 ◇ (401)

◆ 名词数的修辞功能 ◆ (405)

◇ 语法“性”的修辞功能 ◇ (409)

◆ “示现”及其他 ◆ (414)

◇ 对偶、排比与“平行结构”◇ (417)

◆ 词序 ◆ (424)

◇ 省略 ◇ (431)

◆ 重复与重叠 ◆ (436)

◇ “连词叠用”与“连词省略”◇ (443)

◆ 关于“列锦”◆ (448)

◇ “藏词”、“歇后”与“镶嵌”◇ (451)

◆ 析字、析词、联边与象形 ◆ (456)

◇ 拟声 ◇	(460)
◆ “语音象征” ◆	(467)
◇ 汉俄书牘的文体修辞对比 ◇	(474)
◆ 从汉俄报纸标题对比看汉语的形式美 ◆	(482)
◇ 主要参考文献 ◇	(493)
◆ 后记 ◆ 张会森	(496)

俄汉语对比研究

摇俄汉词汇对比引论摇

摇摇员爱对比词汇学及其学科地位

对比词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词汇体系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以揭示其异同的语言学科。它应是兼属于词汇学与对比语言学的一个边缘学科。众所周知,词汇学包括一般词汇学、个别词汇学、历时(历史)词汇学、共时(描写)词汇学、对比词汇学等不同分支学科。赫然列于其中的对比词汇学就是以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词汇体系为研究对象的。对比词汇学同时属于对比语言学的一部分也不该存有什么疑问,因为对比语言学包含了对构成语言的主要部分——语音、语法、词汇的对比研究。

与其他语言学科相比,词汇学的历史较短。词汇研究能否成为一门语言科学也曾有过怀疑,并且至今不同学派的学者仍有不同的认识。与语音、语法相比,词汇研究有以下两个主要难点。第一,语言的词汇所包含的个体数量太大,而且远不像语音、语法那样有较为严整的规律性与结构特征;第二,词汇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社会生活的进步与发展,新词新义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据此,著名的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魏金枝译)就曾表示过这样的怀疑,认为对如此流变不居的对象的研究很难成为一门

科学。^①且不说叶氏的结论是否可以接受,他举出的理由,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它即使不能成为否定词汇学作为一门语言学科存在的理由,也能证明词汇研究的困难所在。

上述困难在对比词汇学研究中自然又成倍地增加。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对比词汇学研究何以至今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正如俄国著名语言学家雅尔采娃(В.И. Ярцева)指出,在词汇对比研究领域内,没有大的成就^②。事实上,迄今为止,就我们接触到的材料看,稍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多出于欧洲,多是就印欧语系语言,尤其是斯拉夫语族不同语言的词汇进行的。值得一提的著述有:加克(В.И. Ак)的《俄法对比词汇学》(莫斯科),古达维丘斯(А.И. Удавичус)的《立陶宛语俄语对比词汇语义学》(莫斯科),费里洛夫(А.И. Дериллов)的《德语俄语词汇对比分析原理》(莫斯科),马纳京(В.И. Манакин)的《近亲与亲缘语言对比词汇学原理》(莫斯科)等。

顺便说说,大洋彼岸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不大承认词这一级语言单位的地位,在当代美国描写语言学里,词的概念实际上被语素的概念所取代,比如,格里逊(匀.И. Гривсон)把音位与语素同时视为表达层面的两个基本单位,只不过语素是与内容系统有关系的表达层面单位。他不讲词的构造与搭配,而讲“在一定的结构中语素的固定次序”,语言学的任务在于尽可能简略而又全面地描述语素的排列原则。同样,在汉普(匀.И. Хамп)主编的《美国语言学术语词典》中,也反映出类似的观点。其中写道:词汇是与语素的排列打交道,后者通常被称为“词”或“句子”^③。以词汇作为研究对象

① 转引自 Левковская К.И. Геория слова принципы ее построения и аспекты изучения лекс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Минск, 1970, с. 100.

② 转引自 Косовский Б.И. Обще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Минск, 1970, с. 100.

③ 同上。

的词汇学就更难有它的地位了。

印欧语系语言尤其是斯拉夫语言之间的词汇对比研究,基本上属于近亲语言之间的对比,而汉语词汇的对比则属于不同语系词汇体系的对比研究。指出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它关系到这一学科的准确定位问题。我们把俄语乌克兰语词汇的对比研究或者俄语法语词汇的对比研究说成是兼属于词汇学与对比语言学,似乎就够了。但是,要说到俄汉词汇对比研究,如前面所说,我们还要想到它与语言类型学的关系。关于俄汉对比词汇学与对比语言学的关系,可以肯定地说,后者包括了前者,前者从属于后者。至于它与语言类型学的关系,前面已经涉及,在此不赘言。

俄语与汉语分属所谓屈折语与孤立语,并且可以充当这两种不同类型语言的典型代表。英语虽然也属屈折语,但并不如俄语典型。据说,在近年进行的语言调查中,在非洲尤其是西非地区,发现有大量的孤立语类型的语言,这使语言学家们对孤立语在人类语言中所占的比重,有了新的认识。这当然也加重了俄汉语对比研究的一般语言学意义。

中国的俄语研究者在俄汉语词汇对比研究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可贵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应该看到,在这个研究领域,我们有更多的可能用自己的声音说自己的话。我们也有他国学者无法替代的责任。仅凭这一点,从事这样的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

摇摇圆建立俄汉词汇对比理论框架的基本思路

现有的俄汉语词汇对比研究的著述,大多是就两种语言词汇体系中所存在的某些具体现象加以比较,这对认识词汇体系的某些特点当然也有帮助。但是,倘若要使俄汉语词汇对比研究成为一个能立得住的学科,就必须建立它的理论框架(考虑到特征学的观点,这充其量只能是个大致的框架)。有了这样的理论框架,便

有了总的研究蓝图,剩下的则是一步步去充实去细化的问题。相反,没有这样一个总的理论框架,具体问题的研究即使做得再多,也会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这个理论框架有相当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构思这个理论框架的基本思路,可以遵循两条主线。一是从研究对象的本体出发,二是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两者交叉汇合,会形成某种格框,说不定它就可能充当我们所需要的理论的骨架。让我们顺着这个思路,一步步展开来谈。

语言与词汇的结构单位

词汇如同语音、语法一样,也具有体系性(系统性)。尽管这种观点曾引起过不少的争议,但如今已成为绝大多数语言学家们的共识。人们从不同的方面来论证语言的体系性,其中层级性也是重要的证据之一。按照结构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整个语言体系(系统)是由许多基本的语言结构单位构成的。这些单位包括:音位、词素(或称语素)、词、词组、句子、篇章等。一般说来,上一级语言单位是由下一级语言单位组合而成的。除了音位以外,这些单位都有表达层面和内容层面。词素与词这两级语言单位自然与词汇体系的关系尤为密切。

词汇语义体系也同样具有层级性。如果抛开不同语言学家对这一问题表述上的差异,大致可以说,词汇是由许许多多语义场(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е поле)或称词群(лексик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ЛСГ)构成^①,语义场或词群又由许多词(слово)构成,词又包括不同的词义或称词汇—语义变体(лексик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вариант),词义又包含不同的义子(сема),又称语义特征(семанти-

① 俄国语言学界对此看法不一,也有人把词群看做是比语义场小的结构单位。

ческий признак)等。义子可以看做是词义分解出的最小的极限单位。

如果把两种语言的词汇看做研究对象的本体,这个研究对象可以分解出上述不同的单位。对两种词汇体系的对比研究,应该在上述不同单位层次上分别进行。具体说来,应该进行词素与词素间的对比,词义与词义间的对比,词与词之间的对比,以至词群与词群间的对比。将这样的对比描述综合起来,肯定会对两种不同语言的词汇体系特征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研究词汇的相关学科

广义的词汇学研究包括了几个不同的分支学科。其中有通常说的(狭义)词汇学(лексикология),还有词汇语义学(семасиология)、称名学(ономастиология)、熟语学(фразеология)、词源学(этимология)等。

此处不能不特别说说构词学(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与词汇学的关系问题。俄国语言学界,一般都不把构词学看做词汇研究的分支学科。历史上往往把构词学归入词法学或曰形态学(морфология)范畴,但学者们从不否认它与词汇学的密切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构词学处于形态学与词汇学中间的位置。到了20世纪40—50年代,越来越倾向于把构词学视为一个独立的语言分支学科。当然,也有学者,如马尔科夫(В.М.Марков)认为,构词学只与词汇学有关^①。中国的俄语学者,也许是受到俄国学术界对上述有关学科传统分类观点的影响,在教学安排与著述中,从不把构词纳入词汇的研究范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反倒是俄国学者,他们在研究俄语以外的外语词汇如英语词汇、法语词汇或德语词

① 转引自 Моисеев А. Основные вопросы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языке.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57, с. 107.

汇时,从来都是要先讲这些语言的构词法。只要翻一翻与此相关的著作,就会相信这一点^①。因此,我们在进行俄汉语词汇对比研究时,完全有理由,同时也必须把两种语言构词法的对比考虑在内。构词法与形态学研究都要与词素打交道。其实,它们研究的都是词素的功能问题。词与派生词的形式建构,是形态学的研究对象,而派生词又恰恰是构词法的主要研究对象。在俄语里,词的形式与新词的产生,大都是借助词素实现的。因此,在对比词汇学研究中,必然要涉及到词素这一级语言单位。

我们还应该把词汇语义学、称名学与构词学看做俄汉对比词汇学的三个最重要的支撑学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甚至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同时又是视点不同、各有侧重的。

语义学在俄语里称做 семантика,显然与西文中的 语义学 相对应。词汇语义学在俄语里称做 семасиология(据说,这个术语最早见于德国学者的著述中),词与词组的意义是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与 семасиология 邻近的学科是 ономазиология,这是一门研究事物的名称以及称名的性质、类型、手段及方法的学科。两者都可以看做是语义学(семантика)的分支。词汇语义学与称名学之间相通的东西自然很多,一方的研究成果也极容易为另一方所采用与吸收。但就研究的出发点与方向来说,这两者又是完全对立的。词汇语义学的研究走向是从词到意义,称名学恰恰相反,它的研究走向是某一意义是怎样用词(或其他语言单位)来表达的。举个例子来说,如果问“‘走’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属于词汇语义学的问题,如果问“什么词可以表达人用脚向前移动”,这就是称名学的问题。

① 参看 Смирницкий А. 援1援1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Степанова М. 援1援1 Ернышева И. 援1援1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немецкого языка 等。